

公正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死囚的优雅

MICHAEL MALONE

(美) 迈克尔·马隆 著

王 春 张 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死囚的优雅

Time's Witness

(美) 迈克尔·马隆 著
王春 张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囚的优雅 / (美) 马隆 (Malone, M.) 著 ; 王春, 张蕾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225-987-4

I. ①死… II. ①马… ②王…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9042号

Time's Witness

By Michael Malone

Copyright © 2002 by Michael Malon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ourcebooks,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9993

死囚的优雅

(美) 迈克尔·马隆 著; 王春 张蕾 译

责任编辑: 吴超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述·视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7.375

字 数: 483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87-4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纪念我的母亲费莱妮·琼斯·马隆，一位南方教师，
她教会我：公正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首先，我要感谢北卡罗来纳州奥林奇县的检察官卡尔·福克斯，还有丹·里德和玛丽亚·曼加诺律师，以及位于沙佩尔希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的丹尼尔·波利特，他们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关于犯罪学上的疑问，对此我深表感谢。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弗吉尼亚·希尔和希拉·沃勒，他们帮助我搜集资料，还耐心地开车载我穿梭于皮德蒙特警察局和高等法院之间。还有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法庭辩护律师帕特里夏·康纳斯，以专业的眼光对这本小说进行了全书审校，尤其是不嫌麻烦地阅读草稿，我对此无限感激。除此之外，南部贫民法律援助中心的三K党警戒处提供给我非常宝贵的资料，以及凯瑟琳·沃特森在《监狱中的女人们》和《不是宝剑的罪过》两本小说中对死刑犯生活的描写，都给了本书有价值的借鉴，在此一并致谢。

序

仁慈的，请问你我之间有什么亲戚关系？

——《第十二夜》

关于威尔·罗杰斯，我一无所知。但是在我慢慢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个世界不过是个悲惨而又危险丛生的垃圾堆，里面充斥着粗鄙不堪、毫无价值的破烂儿，以及卖力兜售破烂儿的强盗，还有就是那些谨守规矩、一成不变的疯子。然而，当某些善良的人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时，我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偏见。我开始乐于接受他们喋喋不休讲述的事实：我们是一群麻木的生灵，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感受莽撞行驶和徒劳的惊恐，这时的上帝仍然醒着呢，他在注视着我们。

我的名字叫卡迪·曼格姆，是卡特伯斯的简写形式。我并不喜欢这个名字，我猜我母亲原本是中意卡斯特伯这个名字的，当然，我从来没为这个跟她计较过。人人都叫我卡迪，或者干脆叫卡特，因为卡特伯斯叫起来可能更难听。

几年前，我被任命为北卡罗来纳州希尔斯顿地方警察局局长。如果你读过贾斯廷·萨维尔的故事，就会知道我的事儿，当然对于我到底是谁，你的了解只能算是皮毛而已。几年来，贾斯廷对我关爱有加，

我对此不置一问。他办案的模式是将案件的调查局限在此人此事上，而我则不同，我更注重罪犯的前科和从前的档案记录。贾斯廷将我描述成“一个介于薄饼王国中的小亚伯拉罕·林肯”或是 Hee Haw^① 节目中专取肃反的那类人。来自卡罗来纳州的威尔·罗杰斯，这个不懂玩线索把戏的家伙，则不断地更新着对我的刻画。他是个死抠书本的人，对书中每一个人物的细枝末节都不肯放过。他没有多长时间就发现我梦想着像“大人物盖茨比”那样，有朝一日能让穿着道德伪装的纳蒂·邦普尾随在后。他的观点并非没有一点吹捧的成分，但我果真如贾斯廷所说的那样有本事，我大可在州立大学过着游刃有余的生活，打打篮球，而不至于四年来靠为新运动场抹水泥来维持生活。

和我一样，贾斯廷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一个盛产烟草和丝绸的小镇。但是他的家人很早就将他带出了希尔斯顿，将他送进了新英格兰的一所预备学校学习。后来，他又进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一度精神失常，家人只好把他送进了阿什维尔的一所疗养院。我曾经去过那里一次，有点像蒙特卡罗。后来他们又把他偷偷地送进了弗吉尼亚州的一所法律学校，不过他自己却跑回了希尔斯顿的老家，令人大跌眼镜地成了警察局的一员。我曾经听他讲述过的林林总总，全部归结于他的个人原因。

我高中毕业后的最初阶段，离开了家到处游荡，并未心存什么远大理想和宏大抱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田里游荡，后来，在心态尚能允许的情形之下，赶快爬回了希尔斯顿。我想要一个大学学位，同时也想窥视我妻子谢丽尔的情况。结果发现她和一个曾与我很要好的家伙有点私情。不过她是我仅存的家庭成员了——如果你想那样叫她的话——我的家人全都死光了。很久以前，我姐姐维维安的男友在二十八号公路上酒后驾车，在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转弯时，撞上了钢轨而车毁人亡，不过他侥幸活了下来，然

①美国电视节目中的杂耍类节目，通常以农村题材为主题，以乡村音乐为背景，幽默风趣，引人发笑。

而在做完牵引手术的三个月后，到底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他的父母至今仍亏欠海文医院一万二千多美金的医药费。在希尔斯顿中学的年鉴里，这个男孩子曾写下过这样的箴言：“我想高效地活，热烈地爱，早早地死，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那一年，来自东希尔斯顿的六个家伙都写下了同样的话。维维安的男友是第二个实现这个梦想的人。

我父亲是光着脚走进希尔斯顿的。他看见的第一座高楼就是卡德米恩纺织厂，所以就在那里找了份拖地板的活。他的家人都在镇子外十五公里的一个农场里做工。农场不归他们所有，自然也就供养不起他。在卡德米恩纺织厂一直工作了四十二年，最后他死在了仍然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他倒是有过几辆廉价的大车，在星期天的午后总是载满了用鹿皮布擦得锃亮的铬黄。我不知道除了这个他还能喜欢什么别的东西，他的梦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妈妈从来不会开车，她的牙齿不好，而且右边脸上长着一块浅紫色的胎记，所以她总是用手捂着脸。除了去东希尔斯顿的农牧业协会和基督浸礼教堂，她很少涉足其他地方。我到了三年级就不再让她帮我写作业了。每当她试图解释那些大大的印刷体字母时，舌头就会打结，嘴唇上渗出一层汗，脸上的胎记也涨成了紫红色。

我从来不曾拥有过称之为“极好”的东西。在南方，极好的东西意味着一棵古老的家族大树，在遥远的过去将粗壮的根深深深扎入土壤中。我也没有“次好”的东西，事实就这样残酷，那些东西看起来如同亚伯拉罕·林肯少年时的草鞋。但是我拥有“再次好”的东西，那就是头脑。所以我幸运地学会了如何寻找灯光，或到哪里去寻找开关。我不是说要搬离东希尔斯顿，尽管这样想过。我得到了一份能够充分运用头脑并能为他人服务的工作。我有了八面墙的书籍，也拥有了爸爸一直羡慕的一辆崭新的老式白色奥兹莫比尔汽车。在镇子的西郊，我拥有河畔山庄的一半产权。它实在太大了，我总是腾不出足够的时间来好好装修一番。它为我的爱情生活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我得告诉你，爱情是需要足够空间的，本来美好的东西一旦被限制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以前的邻居们大多证明了这个事实，我也曾经历过

伤心不已的惨境。

贾斯廷·巴塞洛缪·萨维尔五世是个自由民主党人，那是只有上层社会不肯抛弃的组织。他的爸爸（贾斯廷·巴塞洛缪·萨维尔四世）是一个典型的弗吉尼亚人，才这样命名他的儿子。他的兴趣所在就是管理海文大学附属医院。贾斯廷的母亲是多拉德家族的人——现在叫多拉德斯。有几个世纪的时光，在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镇里，他们一直在撕开一块块馅饼，互相递给对方并礼貌地微微点头说：“为什么我这样做，你毫不介意？非常感谢你。”贾斯廷的曾曾外祖父厄斯塔什·多拉德——他父亲曾顽强抗压，并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抵抗雅皮士运动——是这个州最为人称道的州长之一，当然这也与他将自己的名字凿刻在了上百座大型公共建筑上有关，州立监狱就有此殊荣。在州长的诸多事迹中，多拉德州立监狱是个可以纪念他的地方。

我提过贾斯廷对我关爱有加，他曾经一跃而起，为我挡了子弹，自己却被子弹击中差点丧了命。他一直否认，跳起时大脑是不受控制的。那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展开身体护住了我，鲜血洒在我的头发上。而当我到医院探望他，告诉他希尔斯顿市政府任命我为警察局长，也就是他的上司时，他当时的表情我至今难以忘记。他眨了眨眼后，微笑起来，那一定不是嫉妒，也不像是厌恶，那是一种纯粹的、未加掩饰的惊讶表情，仿佛说，您看啊，我贾斯廷从来没想过，万万没有想到，在东希尔斯顿的一堆白色垃圾里，那个由于妈妈无知、连名字都起错的卡特伯斯，居然爬得如此之快，都能代表法律的权威了呢。不过上帝知道，对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头脑，贾斯廷可是顶礼膜拜，毫无半点不干净的想法。目前据我看来，他是为我高兴，甚至为我骄傲的。看到我在办公桌后面墙上粘贴了猫王的海报，他欣然接受了。我想，如果我提一下他的那个眨眼表情里的惊讶，他是不会顺着我的思路说下去的。所以我判断得不错：贾斯廷·萨维尔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善良的人。

我的朋友贾斯廷的那个眨眼，也是我重视犯罪前科和档案记录这个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的悲哀证明。如果州长不改变主意，星期六走进多拉德州立监狱毒气室的那个叫乔治·霍尔的黑人也可算是这个习惯

带来后果的最好诠释。对我而言，就任局长之职不过是个新的任务，任命一个新的州长意义也不过如此。对待像乔治·霍尔这样的人，可不是只有点慈悲心就行了的。

目 录

1	序
1	第一部分 一种大众的休闲娱乐
243	第二部分 类似清教徒
483	第三部分 风和雨

第一部分
一种大众的休闲娱乐

第一章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死刑已经被历史所淘汰，在越南历经百战得以幸存下来的乔治·霍尔回到了家乡。那时候善良的人们认为我们正在倡导的是所谓的道德革命，于是他们走上街头游行庆祝这一盛事，将战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通通扔出窗外，遗弃如路边的垃圾。这些兴奋中的美国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还会有倒退复辟的一天，就如同在那个所谓“黑暗时代”中的罗马人没想到他们的圣坛将会毁掉他们的奶牛牧场那样；他们也没有想到那些大垃圾桶会有一天急剧增多，蹑手蹑脚的流浪猫经常会穿梭于避孕套与烟屁之间。

所以，初到希尔斯顿警察局工作的每个人都相信死刑就像当初的刑讯台和拇指夹那样永远地消失了。但结果是，它仅仅离开了九年七个月零十四天，就有一个死囚吵嚷着要求犹他州政府给他施以枪决，犹他州政府不得不费力地击退那些死刑志愿者。为此，不得已的美国又捡起了那个“以暴制暴”的严惩手段。

州长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声音，于是州政府决定仍在星期六晚上九点对乔治·霍尔执行死刑。过去的情形是这样，如果没有缓刑命令

下达，多拉德州立监狱的死刑就在清晨执行。然而，最高法院改变了主意并通告州政府说，某些在罗利司法局的人认为死刑本来是平常之事，没有想象的那么残忍，但让死囚熬过一夜等待翌日的执行却不人道，研究证明多数死囚在临刑前的夜里都无法正常入睡。因此建议把执行的时间改到了午夜。我们海文县的死刑执行官米切尔·贝兹莫尔，目前仍然保持着执行死刑的国家记录（四十四例并且还在继续）。不久前，在多拉德监狱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又对晚间行刑起了争议，因为毒气室里的值班医生白天要在海文的动力与光源诊所坐诊。最后争论的结果是，双方把行刑的时间确定为晚上九点，或者依照他们能够排开的时间来作调整。

乔治·霍尔是我调到重案组后抓捕的第一个犯人。他是个失业的黑人，在东希尔斯顿的一个酒吧外面，开枪打死了一个刚下班的警察，用的是那个警察的枪。我正巧开车经过现场，他当时就坐在人行道上，枪搁在一旁。“别开枪，我不跑。”他跟我说了第一句话。他的鼻子一直在流血，看上去是被那个警察用手枪敲的。时任警察局长的是范·富尔彻。他很快赶到现场，并迅速接管了案子——不是因为他要秉公执法或为死掉的警察博比·皮姆^①出头，而是每当一个案子吸引了太多闪光灯时——你完全可以想象，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一个黑人开枪打死白人警察的影响会怎样——富尔彻上尉就会紧急地履行他的个人嗜好——用他的话说就是：从速处理。富尔彻习惯于在简短的调查之后从速处理案件，也就很快确定了这次的审判。法庭指定了一位律师为乔治做辩护，律师劝他不要做无罪抗辩，因为陪审团根本不会给他自我辩护的机会。这个公派的辩护律师虽然不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但是算准了陪审团的决定。法庭上的六位证人证明当时乔治看上去更像是自卫，对抗致命或致残的暴力而进行自卫显然是合理的行为。证人中没有一个是白人。陪审团离席都没有订餐时间长，就敲定了结果。正如我说的那样，当时我们都认为除了伊朗和南非，死刑已经在这个

①博比·皮姆，真实姓名是罗伯特·皮姆。

世界上的其他国度永远地取消了。此后在历经了三次上诉失败和七年的死囚生活后，乔治·霍尔即将把米切尔·贝兹莫尔所创造的国家记录再次刷新。星期五的早上，我跟乔治的弟弟解释说，我从来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而他对我则充满敌意，让我滚远一点儿。当天晚上我去跳了一场舞。

那是圣诞节前的星期六，经营了九十六年的希尔斯顿俱乐部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联欢舞会。每年，镇里的核心层——他们称自己为“我们成员”或者就叫“我们”——让俱乐部的委员会将他们这些“成员”列成表，然后按名单一一发送豪华的、镶着金边的请柬。那些获得邀请的人开车穿过希尔斯顿北部小路来到了俱乐部，然后在发了霉的舞池里跳上几个小时的双步舞，那情景就像时间回到了一八六一年，他们即将打仗一样。男人们都蓄着胡子，腰间挎着祖传的佩剑。女人们穿着缀满亮环的裙子，头上别着梔子花样的头饰从宝马车里鱼贯而出。我是从贾斯廷那里知道这个俱乐部的，他喜欢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来个上古的服装打扮，穿上那套他每年都为之雀跃的手工缝制的灰黄色的缀着金色流苏的衣服。

今年不同。今年的娱乐委员会不仅从请柬上把联欢两字去掉了，而且把日期从星期六改到了星期五。他们不得不考虑公众对多拉德州立监狱的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黑人的关注。何况乔治的弟弟库柏·霍尔，现在是个颇为出名的政治活动家，并有着如他的政敌们——大部分来自希尔斯顿——所说的媒体操控力。我不是说库柏·霍尔因为他哥哥将被执行死刑使得希尔斯顿俱乐部为之担心并限制了舞会，事实是俱乐部想要注意影响，因为这毕竟是个敏感时刻。我从佩吉·萨维尔，也就是贾斯廷的妈妈那里得到消息，她曾提议彻底取消这次舞会，但是后来，经过了一轮“无情”的讨论，她的建议以五对四的秘密投票方式被否决了，当然用意明显。退了休的检察长亨利·蒂格斯法官经历过黑人团体嘲讽咆哮法庭，他曾慢慢吞吞地说：“把那个黑鬼赶出我的法庭。”这次即便是蒂格斯法官也觉得在即将处死死囚之际，大跳华尔兹舞有些不合时宜。犯人要从一个装满氰化钠的袋子里吸入三四分

钟毒气——最多是六分钟，像卡罗尔·切斯曼，他原打定主意不吸那么多——这些气体被吸入后变成硫酸而使犯人致命，罪犯以此为他犯下的错误向社会赎罪。

就这样，舞会时间改到了星期五，而且大家一致同意舞会的统一着装为南北战争以前的服装，代替过去的黑领带正装，这无疑是对以前那个奴隶制时代给予怀旧式的抨击，在那些不在邀请之列的普通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我当然不在受邀之列，但是当我从租来的黑色礼服里拽出那份贾斯廷的请柬，展开放在侍者的白色手套上的时候，他还真是没注意到。我慢慢踱进大门，却低头撞到了点着白色蜡烛的灯架。

来这之前，在河上区局办公室的镜子前，我曾练习以不同姿势把手放到口袋里，使自己看上去有那种漠不关心的效果。玛莎·米切尔对我的样子十分反感，玛莎这小东西，多少有点儿贵宾狗血统，是我从越南战场回家途中在机场路上捡到的，它被遗弃时还是个小不点儿，有着跟她死去的狗妈妈一模一样的鼻子和刘海儿，而且看上去没太得到主人人们的善待。那种感觉我知道，就好似尼克松那帮人对待我们一样差劲。我把它带回了希尔斯顿，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几年没吃过巨无霸汉堡了。玛莎躺在我那张国王规格的水床上，当看到我不断地练习故作姿态和漠不关心表情的时候，它就不停地叹着气，它可是位骄傲的小姐。像我现在这样，在整个南方都不算小的城市里当最年轻的领导，并且把公寓用一些超现代的新玩意儿，如电脑、女人和黑人这些东西装饰着。我到这里工作的第一年，犯罪率就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七五，更别说我们系统内部的那些诸如受贿、偏执，还有温和逼供之类的老把戏了。就连《新闻周刊》也用半个版面和大幅照片介绍我，我把它们剪裁下来，用个小菠萝吸铁石粘到了冰箱门上。这份头版报道的标题是“学者型的警察”，我要慢慢攻读历史学博士。

就在我不断地把一只手或两只手交替插进租来的那件湿滑的礼服裤兜里，试图找到合适的姿势时，玛莎在水床上扭来扭去，它是在为我尴尬。我对它说：“亲爱的，别给我来那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叹气样子，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儿呢，所以，如果我发现你还没有光顾过厕